

# 林滿秋繪本《戴帽子的女孩》、《吃夢獸：葉石濤的故事》的敘事策略分析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 蔡明原

## \* 少年小說之外——林滿秋的繪本故事

臺灣少年小說創作成果斐然的林滿秋，同時也有數本繪本書出版（文字故事）。相較於多以破碎家庭為題材、探討兒童如何在廢墟中迷走、拉扯、掙扎著活出自我的少年小說，林滿秋的繪本故事則著墨在身處於各種情境中的「兒童們」彼此鼓勵、扶持而獲得了成長契機。也就是說，少年小說的主角們必須獨自在種種挫敗、困頓與艱難的人生境遇裡重整自身、尋找人生破口，以求能扭轉既定命運。那樣的過程通常是痛苦的，但是只要可以破繭、探得天光，往往就是重生的開始。對比之下林滿秋的繪本故事營造出的氛圍通常是溫暖的，並且突顯出「善」是一種本能的事實。意思是，其實比想像中要來得容易、從善意出發的作為會是許多問題的解答，它可以是種力量、也具備了召喚認同的能力。

所以，我想要試著討論的問題是，林滿秋的繪本故事透過了何種敘事策略安排、穿插了這樣的意涵？另一方面，閱讀過程得到了一種體驗：「故事」是會向讀者靠近的。這是很奇妙的感受；一般來說「故事」是自成脈絡的，讀者需要經過解碼程序方能知悉文句裡意象、隱喻、象徵的意義。寫作技巧的展現成就了文學的藝術價值，但它也畫出了一道界線。這道界線不一定要跨越、一樣能擁有閱讀的美好與樂趣，只是偶爾、也許會忽略了作品中隱而未顯的訊息。這種情況不曾發生在林滿秋的繪本故事中，不是說它不「文學」，而是在種種條件齊備之下仍然是如此可親易感。那條界線彷彿可以隨之挪移，找到最適合和讀者對話的位置。

要特別說明本文討論對象為文字故事，圖像則不在範圍內。普遍來說繪本研究兩者的關係密不可分，Perry Nodelman 在《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這本專著中的說法是：「第三種圖畫——也就是文與圖一起說的第三種故事——有些趣味是由其他兩種故事間的矛盾而產生；這種書是利用形式上的重要的雙重性來做為反諷之用。」文字表面意義（段落）和圖像呈現有的時候是相互輝映，有的時候則是背道而馳的。後者所表現的不是瑕疵，卻藉此操作而有了批判、諷刺、差異浮現等效果並使得繪本意義更為繁複、深刻。繪本創作大致上以下列兩種形式為主；一是繪者的繪製工作是在文字故事完成之後開始進行，但這不表示文字作者在創作同時沒有顧慮到圖像的問題。一個完整故事中的分段設計就是在叩問另外一種思考邏輯的意見，嘗試建構起對話的空間。二是先有了圖畫創作，文字作者接著進場作業。如《戴帽子的女孩》這本繪本書便是以臺灣畫家陳澄波的畫作為底本，再由林滿秋據此發想故事、構思情節。

## \* 向你靠近

即便如此，把《戴帽子的女孩》的文字故事獨立出來仍屬佳作。而連同圖畫賞讀的話，更是和陳澄波畫作（意義）共同攀上更高的境界。故事的第一段文字只有兩句話：「戴帽子的女孩，妳去哪兒？」這個問句出現了五次，接續在後的是一段完整的動作、場景、活動的描述。像是第一個問句之後，剛睡醒的「我」跟著奶奶到戶外散步，她沿路一一說出了看到的景與物，有大樹（綠色大傘）、白鵝（戲水）、丹頂鶴（跳舞）、小猴子等。在第二段的敘述中，主角「我」自述要上小學了，她穿著制服來到了漂亮的學校，和同學的相處融洽。第三段「我」和媽媽到「鑼鼓響叮咚」、正在舉辦慶典的城隍廟參拜，現場氣氛是「歡欣鼓舞」；結束後則逛起了市集、吃東西。到此為止每段文字敘述的動作、活動都是現在進行式，讀來就像是「我」記錄每天生活點滴的日記。「我」的身分除了是位女孩外，還是位剛入學的小學生；經由這樣的視角我們看到了她敏銳的觀察力和豐富的聯想力，例如會把郊外所見到的一切形容成「一場盛大的嘉年華會」，會提醒別吵到了「正做著香香的夢」的猴子們。被擬人化了的動植物在她眼中牠／它們都是同樂的友伴，「我」的個性（細心、善良）也藉此展現出來。此外，住家附近就有廟會慶典等俗文化活動可以參與且主角似乎習／喜於這樣的日常，代表的是她的生活環境是庶民的。

問句雖然是整篇故事／段落起始的文字，但「我」的敘述不一定是在呼應問句的提問，較近似於自言自語式的描述所見所聞。即使提問者則像是讀者以一種俯視的姿態來探詢，兩者依舊不是在同個敘事脈絡中。第四段開始情況有了轉變，接續在問句後的敘述是：「你一定猜不到，今天媽媽要帶我們去外婆家。」小女孩對著提問者述說到外婆家和親人們「甜蜜又溫馨」的相處過程。故事在第五段的這些文字中結束：「快快快，跟我一起來。爬上了小山坡，就知道我要去哪兒。」雙方在這兩個文字段落中開始互動、敘述視角轉為提問者承接，營造出一種由疏離到親近的閱讀感受。如上文提到的，小女孩對提問者發出了同遊的邀請，視角的轉換產生了「故事」往讀者靠近的效果（獨白／對話）。

## \* 葉石濤與吃夢獸

林滿秋的《吃夢獸：葉石濤的故事》這本繪本書寫的是臺灣最重要的文學作家之一葉石濤的故事。繪本故事有其字數上的侷限，文字過多會影響圖畫的整體表現（版面配置）。再者，考慮到繪本的目標讀者群為兒童，較難負荷龐大的文字量。但難為的是，葉石濤在臺灣文學方面的成就和貢獻（創作、論述）卻又不是簡單、簡短的文字敘述就能闡明的。要如何介紹本身就是一個文化圖騰、精神指標以及著作豐碩的臺灣作家，是作者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這篇故事從葉石濤的出生開始說起，同時間還有一隻「吃夢獸」和他一起出現在這個世界上。在這三個描述吃夢獸和葉石濤一起成長、嬉戲、逛街、上學的段落裡，讀者將會得到下列訊息：住家附近有很多廟宇，可以常吃到的喜愛的食物（煉乳、葡萄乾），生活得很開心、無憂

無慮（零用錢）。第四第五段提到了求學過程，「秀才」、「日本公學校」、「學習說日語」這幾項較為陌生詞彙和行為提示了作家可能是生活在不太一樣的年代，故事這樣說的：

因為很貴，不是每一個臺灣孩子都讀得起。葉石濤知道自己很幸運，可是不會說日語的他，一到學校就變成了啞巴，只有在歌唱課時可以聽到他的聲音。他很沮喪，幸好吃夢獸一直鼓勵著他。經過一個學期後，葉石濤開口說日語了，他不但說得好，而且字正腔圓，嚇了大家一跳。

這些資訊說明葉石濤在學校就像是一個「異類」，必須要花費更多的心思才能「開口說話」。此外，這段文字也暗示了他的身分在所處的環境中必須要面對位階差異的現實；要就讀這個學校要有一定的經濟實力，而且原本熟悉的語言在這裡無法使用。最具針對性的是葉石濤終能說得一口好日語時，竟然會讓眾人感到驚訝。換句話說，當臺灣人民放棄原有語言慣習不得不轉向語言主流，試圖和他人溝通卻換來了出乎意料的態度。葉石濤所面對的可能是許多歧視的眼神，幸好具有鼓舞他人克服困難力量的吃夢獸陪在身旁，他才得以在壓力下繼續成長。

吃夢獸的存在等同於故事基調的確立，這一點在接下來的段落中有了更明確的解釋。第六段內容說的是葉石濤受到導師野口先生的影響，開始閱讀童話故事，「他每看一本，吃夢獸就吃掉一本。」主角喜歡閱讀這個印象於是被建立了起來；在第七段裡提到了故事主角成為中學生之際戰爭剛好發生，但他依舊「整天捧著書看著、想著，他有好多夢，那些夢都被吃夢獸吃掉了。」現代兒童對「吃夢獸」三個字應該有著許多想像和投射，就仿如熱門的電動遊戲角色一般有專屬的個性、習性和能力。「吃」這個吸收、獲取養分的動作代表成長的前兆，喜歡吃書和夢的牠到底會展現出怎樣獨特的技能以及和主角是什麼關係，或許會是讀者最好奇的事情。

原來「吃夢獸」象徵葉石濤內在的文學創作欲望，牠在漫長、不間斷閱讀累積中長大、茁壯，最後在「十七歲」的時候成功蛻變（發表第一篇小說）。此後，正式邁進作家之路的葉石濤就算歷經家道中落、政權交替、語言隔閡和生計窘迫等困境，仍是不放棄寫作：「葉石濤白天教書，到了夜幕低垂時，才是吃夢獸奮戰的時刻。這隻吃夢獸讓葉石濤吃盡苦頭，卻也讓他的生命綻放出迷人的光彩。」林滿秋的故事沒有寫／標誌出葉石濤的創作資歷、最為人所重視作品或是他在臺灣文學史中的位置，而把重心放在主角到底是怎樣從喜愛文學且走向作家之路這件事情上面。走在這條路上看似容易，實際上卻滿是崎嶇；像是語言轉換、為生計奔波這幾項葉石濤的創作生涯能否持續的關鍵因素皆一一的在故事裡呈現。

我認為這是十分成功的安排，當葉石濤的性格被刻畫得如此生動、鮮活、他對事物的堅持態度也嶄露的淋漓盡致。換言之，葉石濤最值得大家認識的除了他的貢獻（文學創作、論述）之外，是來自於歷經了生命中許許多多的磨練與挫折仍能於文學場中屹立不搖的身影。這個身影不是完美無瑕的，細緻一點去看的話其實是佈滿孔洞與痕跡的。葉石濤在〈府城之星，舊城之月－《陳夫人》及其他〉這篇文章裡說過：「其實在臺灣這種狹窄的乾坤裏夢想搖筆桿維生，等於自投大苦網，憂患、痛苦、頹喪、潦倒等血與淚交錯的艱辛日子接踵而來，使得我這一輩子被迫生活在貧窮、徬徨、自我虐待的陷阱裏。作家本來猶如一隻吃夢維生的夢獸，他哪裏知

道這個夢獸也需要靠麵包生活，而麵包並非終日做夢就可得到的呀！」這般誠懇、真摯的傳言道出了在擁有日後的成就之前，作家這項工作為人不知的一面。林滿秋書寫身為臺灣重要作家葉石濤的角度值得特別關注，她捨去資料的堆疊、避免掉老套的偉人式的撰述模式，將其生命史譜成一曲動人旋律。另外葉石濤人生之種種艱難和政治／政權關係密切，不過作者對此不做批評、保留了評價空間，「善」的意義便在這樣的敘事策略中流轉迴旋。

### \* 結語：流轉的善意

《戴帽子的女孩》在敘述視角的轉換下讓讀者和故事之間的距離變得親近，開放式的情節想像讓陳澄波的畫作有了更多的詮釋可能。《吃夢獸：葉石濤的故事》站在客觀的立場描述了臺灣文學作家葉石濤的故事，更進一步說明，這是關於在變動頻仍的歷史中一位臺灣人如何實現作家夢想的故事。差別在於藉由這個故事傳達出了「善」的信念，在這信念底下精準地展現葉石濤最令人珍視的不願放棄的精神。本文分析了這兩本繪本故事的敘事策略，試著釐清林滿秋的創作意圖。如果搭配圖像共同閱讀，相信更能發現其價值；文字故事所開創出的想像空間不是漫無天際、是有線索可循的，而線索就在一幅又一幅的圖像裡等待著被發現。

### 延伸閱讀

- 1.林滿秋文，陳澄波圖。《戴帽子的女孩》（臺北：典藏藝術家庭，2014）ISBN 9789866049545
- 2.林滿秋文，蔡達源圖。《吃夢獸：葉石濤的故事》（臺南市：臺南市政府，2012）ISBN 9789862740866